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寤鐘 第七回 為拿賊反因脫賊

捉賊因何逸賊，天心亦合人心。只緣陰德鬼神欽，提拔英雄出困。城是前日真中頗假，今朝假內俱真。真真假假實難明，反把真名放通。右調《西江月》

這雲裡手來到孟家，從後門進去，時已二鼓，人俱睡得靜悄悄。他摸出火筒一照，他家牆垣皆插天壁，立就顯個手段，輕輕溜進。才進得兩三重門戶，鼻中只聞得煙火氣，觸得眼淚直滾，忍不住要打噴嚏。心中焦躁道：「卻不作怪，難道他家種煙防賊？若如此，果吃他防著了。委實這個防法絕妙，令人一刻難熬。」再將火筒一照，但見滿屋漲得煙氣騰騰，就如燒悶灶一般，罩得人眼不能開，難辨東西南北。雲裡手道：「煙氣觸得難過，待我先滅了這煙，再慢慢動手。」就摸來摸去，摸到一間廚房內，一發觸得利害難當，險些將眼睛弄瞎。舉眼一看，見一大堆草煙飛霧漲已近，噼噼火起，連煙柱也烘烘的，燒著了半個。雲裡手道：「他家好不小心，這火燭豈是耍的，不是我來，乾淨一個人家，俱要燒掉了。」幸虧有滿滿一大缸水，就摸件傢伙，盡著亂澆。澆有一頓飯時，方才潑熄，自己弄得渾身是爛濕濕的，灰泥黏滿。暗付道：「我這一身濕衣黏手黏腳，如何進去行事？罷，罷！只當是他家請我來替他救火的，也是做了一場好漢，待我留個大名與他，叫他家念我一聲。」遂拿火筒照著打一個小草把，蘸地下濕灰，在牆上寫一行道：「救火者，乃云裡手也。」才寫得完，忽聽裡面開門，有人喊道：「那裡起煙，吩咐人快去查看火燭。」雲裡手料有人出來，遂飛身越牆而出。於路失笑道：「我屢次好沒利市，偏生七頭八腦，撞著不是救人，就是救火，人家倒不曾偷的，自己家中倒失了賊。今日又弄了一身骯髒回來，真是遭他娘的捧頭瘟。」

遂急急回家，換了衣服，心中納悶，到街坊上走走，撞見向日那毒眼神仙，就邀他到僻靜處，再求細細一相。那相士忽稱奇叫怪道：「老兄不但不能餓死，且有功名美婦之喜。重重疊疊，然非正路，俱是你偷的來，這遭倒虧你一偷。」就連聲贊道「偷的好，偷的好！」雲裡手問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相士道：「莫怪我說，尊相滿臉俱是賊紋，如今賊紋中間著許多陰德紋，相交相扯，間什不分，豈不是因偷積德。但賊紋黃氣雖一些不見，卻變做青紅之色，必主官府虛驚。依我愚見，老兄不若改業營生，莫走條路為妙。」雲裡手道：「不致大害麼？」相士道：「一些不妨，今日小弟有事，不及深談，門兄細詳，待兄發跡之時，造府領賞罷。」把手一拱去了。雲裡手倒不以有好處為喜，反以官府口舌為憂，一發垂頭納悶，懶懶踱回。恰好遇著馬快手走來，馬快手道：「雲兄，怎的有不娛之色？」雲裡手將相士之言告訴。馬快手道：「渺茫之言，何足深信，但兄這行生意，也不是永遠做的，亦可為慮。我一向事忙，未曾料理得到你，今日稍閒，正來與你設個長策，你不必再入此門，我有幾十兩銀子，你拿來開個柴米鋪，若生意淡薄，我一文不要還；若生意興頭時，你慢慢還我不遲。在我莫言報恩，在你只當暫借，大家忘於形跡之外，才像個知己。」雲裡手再三不肯，馬快手不悅起來，雲裡手方才收下，與母親算計，數日之間，果然開起門來，罰誓再不入穿逾之門。不過三天，寶家又來要接傅氏婆婆，雲裡手立心不肯，決意辭斷。正是：

寧為義俠人，不作風流客。

話分兩頭。看官，你道前日偷雲裡手的賊是誰？原來也是本地一個有名積滑偷兒，叫做「見人躲」。這見人躲自從偷卻雲裡手之後，得了耐頭，無日不偷，每每帶著雲裡手那把斧子防身，沒一夜不去掏摸些須。一日，也垂羨孟鄉宦厚，也要去分些肥水。這夜正值他家做戲請客，見人躲乘人忙亂之際，一直溜進，正在撬門，恰值孟鄉宦進來更衣撞著，被家人向前拿住。先打個臭死，又搜出一把斧子來，正拈著要送官，孟鄉宦偶看斧頭柄上刻著「雲裡手」三個字，忙喚家人解放，道：「原來就是雲裡手，這是個義士，又是個好賊，不要難為他。」因向見人躲道：「前日虧你救火，卻不曾得我一些東西，一向要尋你酬勞，不知你住在那裡？且聞你得是小人中的君子，見義即為，處處傳揚，向日竇老之事，又難為你圓成，一發難得，方才倉卒之間，不曾細辨，多有得罪。」叫快取酒食與他壓驚，又賞了他一錠銀子，仍將斧子還他，好好放他出門而去。

見人躲一路喜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！今日若非他錯認雲裡手，幾乎性命難保。」又失笑道：「他既做賊，我亦做賊，都是一樣，偏又稱他什麼好賊，卻像偷他心上快活一般。怎又這樣敬他，又道處處傳揚？真是奇事。莫管他，我以後只將他貴名，做個護身符，自萬無一失。」因此他的膽一發大了。一日偷到一個大鄉宦吳吏部家裡，正值吳吏部在房中與夫人飲酒，不知他怎麼弄個手段，撬開一根天窗明瓦椽子，悄悄伏在樑上。暗守直至三鼓將盡，還不得他睡，自己倒守得困倦起來。只是要打盹，再熬不住，不知不覺瞌睡上來，猛向前一撞，險些跌下來。連忙折住身子，不妨腰間那把斧子脫下，正正掉在一個銅盆上，打得叮噹，把吳吏部眾人嚇了一跳，一齊哄然大喊：「有人伏在樑上。」那見人躲嚇得半死，飛往屋上一竄，沒命的跑脫。吳吏部著人追趕，並無蹤跡，次早拿起斧子一看，見名字在上，即動一張告捕呈子，連斧子一並送縣。

知縣即刻差人緝拿，登時將雲裡手拿到縣前。馬快手因有別差，正在茶館與人吃茶，一聞此信，信得飛星趕來。見已解至縣門，沒法解救，遂附雲裡手耳邊囑道：「這事非小，你進去，只抵死莫認自己綽號，我在外邊尋路救你。這是萬萬認不得，謹記在心，要緊。」雲裡手含淚道：「多蒙指教，殺身難忘，若我有些差池，老母在家，全賴仁〔兄〕照管，不致饑寒，我死亦瞑目。」說罷，同眾人進去。縣主問道：「你就叫做雲裡〔手〕麼？你盜了吳鄉紳多少物件，好好招來，免受刑罰。」雲裡手道：「小的不曉什麼雲裡手，自來素守法律，並不曾盜甚吳鄉紳物件，這是那裡說起。」縣主道：「你這賊嘴還要抵賴，本縣把個證據與你。」隨將斧子擲下，道：「你去看來！」雲裡手看了，方知是向日被盜去之物，故作不解之狀，說：「這斧子不知是那個的？柄上現有記號，爺爺照號查出便知。」縣主道：「雲裡手是你名字，難道斧子又是別人的麼？」雲裡手道：「小的名喚張三，並不是云裡手，求青天老爺細察。」縣主發怒道：「我曉你這賊骨頭不打不招。」遂掣簽正待動刑，忽報府裡太爺有緊急公事，請老爺會敘，請即刻起馬。縣主看了來文，吩咐名下人，將雲裡手寄監，待回發落。正是：

雖因府裡有公事，畢竟天公教善人。

再說見人躲那晚從吳吏部家逃出，驚得半死，連日不敢出門。過有兩三日，事已冷淡，他道：「想是那家也聞得雲裡手的大名，故此置之不論。」依舊出來摸索，卻溜進一個典當鋪，甚是得手。背著一捆衣服往外正走，不防裡面跑出三四條狼狗，連肉帶骨的緊緊咬住不放，見人躲痛不可忍，跌倒地上死掙，驚動鋪中人，一齊起來輕輕捉住。見人躲著急道：「不得無禮亂動，我是有名的雲裡手。」眾人笑道：「莫說你是雲裡手，就是雲裡腳，也不能走脫，你既白〔報〕名字，我們也不打你，只到明日送官處治。」次早五鼓，恰好縣主回來坐堂，就提雲裡手來審。正在嚴審，外邊又說解進一個雲裡手進來，那縣主詫異，叫帶進來同審。縣主問見人躲道：「你是雲裡手麼？」見人躲見官府口氣和軟，認為好意，忙應道：「犯人是雲裡手。」縣主又問雲裡手道：「你委實不是云裡手麼？」雲裡手道：「小的叫做張三，是人人知道的，委實不是云裡手，求爺爺明鏡照察。」縣主暗道：「早是不曾加刑，豈不是個冤枉。」還不甘心，又問見人躲道：「你果係雲裡手麼？」見人躲道：「犯人果是雲裡手，名字是假不得的，外邊人沒個不曉得犯人的賤名，不敢欺瞞爺爺。」縣主連叫三聲，他連應三聲。縣主遂吩咐將張三逐出，賞他銀子，慰他監中辛苦。

雲裡手磕了兩個頭，公然大模大樣的走出來。縣主因為屈了張三，一團怒氣俱放在雲裡手身上，將桌案一拍，厲聲問見人躲道：「你這奴才，也是惡貫滿盈，今日自現。」遂掣簽要打。見人躲見官府忽然變了卦，方才著忙，連連喊道：「犯人不是云裡手。」縣主見他重新改口抵賴，勃然大怒，叫將斧子與他驗看。見人躲才知前事也來發作，懊悔不過，不覺失虛沉吟。縣主見他啞口無言，一發認為真實，便冷笑道：「也不論你是雲裡手與不是云裡手，難道今日典鋪中之事，你還賴得去麼？」見人躲一發得答應不來，縣主就丟下六枝簽來，將他打了三十大毛板，寄監再審定罪，不題。

這雲裡手得出縣門，馬快手接著，這喜非常，遂攜手回家。

不知後事竟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